

# 18 世纪中叶新疆社会中“玛哈沁”

王启明

(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)

[xymy112@126.com](mailto:xymy112@126.com)

**摘要:**清代乾隆年间,西域出现了一批被称为“玛哈沁”的人群,他们是清军平定准噶尔过程中逃入山林的残余之众,为生活所迫,不时外出抢劫,而被清军称为“玛哈沁”,蒙古语本意为“劫盗”,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演变为准噶尔蒙古的代名词。

**关键词:**玛哈沁、新疆、乾隆

## 一、“玛哈沁”释义

清朝在乾隆年间平定新疆过程中,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“玛哈沁”一词,且仅见于乾隆年间。当代《蒙汉词典》中,“maxᠲin(玛哈沁)”被释义为肉食动物,或旧指生番。<sup>①</sup>这种解释虽有助于我们对该词的理解,但未能指出该词在乾隆年间特定的新疆历史背景下的确切含义,尤其是该词典将“玛哈沁”的古旧词释义为“生番”,显得过于笼统。“生番”一词在明清两代主要指称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,并不局限于西部或者新疆。如《明史》记载:“十五年,者七阴结生番,约日伏兵陷城。有小校密告于官,遂发兵捕斩者七。生番不之觉,如期入寇,官军掩击败之,于是尽徙羌民于城外。”<sup>②</sup>“正统初,以供费不贲,稍为裁损。时有番长移书松潘守将赵得,言欲入朝,为生番阻遏,乞遣兵开道。”<sup>③</sup>《清史稿》亦有“四川威州龙溪十八寨生番归化纳粮”<sup>④</sup>、“甲申,台湾生番乱,提督唐定奎剿之。”<sup>⑤</sup>以上记载所指生番遍布四川、台湾等地。关于该词的探讨,齐清顺先生有所涉及,具有首创之功<sup>⑥</sup>,但相关细节还有探讨的必要。

关于“玛哈沁”的确切含义,纪晓岚有过精辟的论述:“玛哈沁者,额鲁特

①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:《蒙汉词典》(增订本),呼和浩特:内蒙古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821页。

② 《明史》卷三十一《四川土司一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,1974年,第8022页。

③ 《明史》卷三十一《西域三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8589页。

④ 《清史稿》卷八《圣祖本纪三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,1977年,第262页。

⑤ 《清史稿》卷二三《德宗本纪一》,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853页。

⑥ 齐清顺:《1759—1949年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》,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10年,第114页。

之流民，无君长，无部族，或数十人为队，或数人为队，出没深山中，遇禽食禽，遇兽食兽，遇人即食人。”<sup>①</sup>“日色薄暮，似见隔涧有人影，疑为玛哈沁（额鲁特语谓劫盗曰玛哈沁，营伍中袭其故名。）<sup>②</sup>显然，“玛哈沁”意为劫匪、强盗等。这些人基本上是清朝平定准噶尔后的准噶尔部残余势力，因时常外出抢劫，所以被称为“玛哈沁”。

## 二、“玛哈沁”之活动

玛哈沁在新疆的活动，最早见于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闰九月<sup>③</sup>，最晚应在乾隆二十七年四月<sup>④</sup>，亦即其活动期为“乾隆二十一年——二十七年”，约七年时间。而其活动范围，据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记载，玛哈沁常出没于乌鲁木齐、玛纳斯、库尔喀喇乌苏、伊犁诸地<sup>⑤</sup>，但其实际活动范围并非局限于此，《清实录》中有关玛哈沁的活动地域还见于巴里坤、珠勒都斯、托克三（即托克逊）、呼图毕、罗克伦、昌吉、塔尔巴哈台、乌陇古、赛哩木（位于南疆）、阿克苏、库车、铿格尔（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）等处，但主要集中在天山山脉区的山林地带，因为这里便于藏身。然而，玛哈沁的生活非常艰辛，阿桂曾与一名被抓玛哈沁的对话颇为形象，“诘其何以得活，曰：‘打牲为粮耳’。问：‘潜伏已久，安得如许火药？’曰：‘蜣螂曝乾为末，以鹿血调之，曝乾，亦可以代火药，但此硝磺力少弱耳。’”<sup>⑥</sup>然而，这种简单的生计来源并不能有效的保障众多人员长时期的生计，尤其当冬季时，玛哈沁的生活更加艰困，有时冒险潜至台站附近乘间盗窃马匹，由于台站一般居交通或战略要地，事关清军在西域的军事行动，乾隆帝遂下令“务将藏匿玛哈沁等尽行剿杀以清道路”<sup>⑦</sup>。因此，乾隆年间的新疆经常上演玛哈沁抢劫台站或人员——清朝进行追剿的悲剧。以下仅举“色布腾戕害德舒案”以窥其端倪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，永贵奏称：“德舒行至赛哩木之阿勒坦和硕，遇厄鲁特百余，杀伤官兵，德舒中枪身故。即行文舒赫德选兵三四百名前来，伊带领搜剿等语。”<sup>⑧</sup>面对这股百余人的玛哈沁，乾隆当即令纳世通领兵四百名前往追剿，并谕努三

① [清]纪昀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94页。

② [清]纪昀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第97页。

③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二三，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己未，第594页。“兆惠等奏称，向哈萨克进兵一带台站地方，间有玛哈沁抢夺马匹。”

④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五八，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己巳，北京：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6年，第363页。  
《清高宗实录》乾隆二十八年、三十五年、三十六年、三十九年、四十七年虽各有一条“玛哈沁”的记载，但已非“玛哈沁”的活动期，实乃后人的追述而已，故不列入。

⑤ 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五《滦阳消夏录五》、卷九《如是我闻三》、卷十三《槐西杂志三》、卷十五《姑妄听之一》、卷十七《姑妄听之三》、卷二二《滦阳续录四》及卷二二《滦阳续录五》相关内容。

⑥ [清]纪昀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第538页。

⑦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四五，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乙酉，第932页。

⑧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九六，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庚申，第646页。

领兵与永贵协同纳世通进剿<sup>①</sup>。但追捕行动绝非易事，十月永贵奏：“搜捕玛哈沁等至阿勒坦和硕山岭，虽有贼踪，计逃去已十余日，雪盛不能前进，请俟来春选兵千余名前往追袭等语。”<sup>②</sup>此奏受到乾隆的责备，进而谕令：“现在戕害德舒之玛哈沁深可愤恨，车布登扎布若在伊犁，即行搜捕，如已转回，即从去年舍楞等往俄罗斯之路过冬，以便堵截。”<sup>③</sup>以图对玛哈沁形成围追堵截之势。同月，由于清军获得霍集占首级，回疆大兵即将返回，乾隆亦令努三、永贵暂停追剿戕害德舒之玛哈沁，并著舒赫德于来年派兵数百名搜捕务获<sup>④</sup>。至次年正月，乾隆立即传谕舒赫德、努三等来京，“而搜捕玛哈沁一事，又正当春令，著派丰讷亨于索伦蒙古兵内挑选堪胜营总一员，及努三所留厄鲁特向导等，办给马匹口粮，前往阿勒坦和硕等处搜捕戕害德舒贼人，务期弋获，一举廓清，方为妥协，其兵丁即就近调拨。”<sup>⑤</sup>稍后，阿桂也亲自参与到这场追捕行动当中<sup>⑥</sup>。不仅如此，清朝还扩大了搜捕的范围，据舒赫德奏：“搜捕藏匿玛哈沁一事，拟咨商阿桂，于抵伊犁时，候马匹送到，即领兵赴伊犁上游，渡特克斯向崆吉斯、喀什搜捕。安泰领兵往领林哈毕尔噶等处，越博罗布尔噶苏岭，至洪郭尔鄂博、和尔郭斯、齐齐罕车济搜捕，再循伊犁河之阿弗兰山与阿桂会合等语。”<sup>⑦</sup>同时在库车一带通往北山各山岭处所安设卡座，派回人瞭望防守，就是防范玛哈沁越岭侵犯回人地界，乘间盗窃台站马匹<sup>⑧</sup>。经过这番周密布置和人员安排后，阿桂在阿圭雅斯等处搜捕玛哈沁时，其部下果然见有贼踪，不仅取得了“收获男妇二十六名口，又至都木丹济尔哈朗，侍卫硕通等搜剿树林贼众，收获马匹，旋有藏匿贼匪前来争夺。奖赏蓝翎铁柱等，沿途共杀贼三十余名，得马三百五十余匹。”的战果，而且还通过对俘虏的审问，弄清了在库车抢掠台站、戕害德舒的凶手为色布腾、霍济格尔等重要信息<sup>⑨</sup>。这迅速加快了追捕色布腾的进度。其后，色布腾向俄罗斯方向逃去，并在萨哩山阴之铿格尔乌里雅苏图抢劫了一队哈萨克人马。<sup>⑩</sup>清军随即前往追捕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当清军“二十五日抵额尔齐斯，哨探人等捉生询问，知色布腾等已入俄罗斯，随追至俄罪斯之铿格尔图喇，向玛玉尔等索取。”<sup>11</sup>在经过

①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九七，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乙丑，第 653—654 页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九八，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巳，第 677 页。

③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九八，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壬辰，第 687 页。

④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九九，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庚子，第 701—702 页。

⑤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〇四，乾隆二十五年正月癸丑，第 784 页。

⑥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一一，乾隆二十五年四月辛卯，第 864 页。

⑦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一〇，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丁丑，第 855—856 页。

⑧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一二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丙午，第 874 页。

⑨ 见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一四，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丙子，第 903—904 页。

⑩ 见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一八，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乙卯，954 页；卷六三七，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己未，第 114 页；卷六三八，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壬午，第 132—133 页；卷六四〇，乾隆二十六年七月甲辰，第 148—149 页。

11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四六，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丙子，第 233 页。“铿格尔图喇”即今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，见钟兴麒编著《西域地名考录》，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543 页。

一番交涉后，俄罗斯“将玛哈沁色布腾等一百余人，及军器马匹等物全行送出”<sup>①</sup>年底，色布腾被解送至京，经“讯系前在阿勒坦和硕，戕害库车办事布政使德舒等属实，交刑部正法。”<sup>②</sup>至此，这场历时一年四个月，跨越天山南北，牵扯中俄交涉的玛哈沁戕害德舒案终于告破。

### 三、清朝对“玛哈沁”政策之演变

清朝在擒获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后，清楚地认识到卫拉特四部“部各有汗，非有君臣之分也。自绰罗斯浑台吉汗强盛伊犁，始为四部盟长，抗衡中国者数世，上欲俟事定，仍众建而分其力。”然而“阿睦尔撒纳志未厌，必欲为四部台吉专制西域”<sup>③</sup>。不久，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，将军班第死之。乾隆皇帝随即命将征讨，据《圣武记》记载：“上以准部诸酋甫受封赏，归辄叛，知厄鲁特人皆不可德怀。三月，命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出北路，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，大剿之。会诸部落亦自相吞噬，绰罗特汗为其兄子噶尔布所篡，台吉达瓦旋杀噶尔布。厄鲁特向不出痘，至是则痘疫盛行，死亡相望。”<sup>④</sup>由于阿睦尔撒纳的叛变，使得乾隆皇帝认为“厄鲁特人皆不可德怀”，必须对其实行严厉的剿灭政策。加之准噶尔部的内讧及瘟疫的爆发，使得厄鲁特出现“死亡相望”的景象。类似的记载同样见诸于椿园笔下，如：“乌鲁木齐亦准噶尔故地，及平定伊犁，额鲁特种人皆剿灭，千里空虚，渺无人烟。”<sup>⑤</sup>“伊犁准噶尔故地也，为其汗之巢穴。乾隆十九年，阿睦尔萨纳与准噶尔汗达瓦奇不合，率其部落赴归化城款阙内附。上受降。命将征讨，擒达瓦奇，尽有其地，后累经畔乱，准噶尔男妇近百万人，皆伏诛，地尽空虚。”<sup>⑥</sup>在此背景下，清朝对厄鲁特残余“玛哈沁”的政策先后经历了严厉的剿灭政策（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），但从乾隆二十三年始，对“玛哈沁”的政策逐渐转为“招抚安插”。

由于台站常被玛哈沁将作为抢劫的对象，而台站的正常运转事关清朝的军事行动，因此，常会引发清朝作出“即将劫夺侍卫为首贼人尽行剿杀，余俱赏给喀尔喀等为奴。”<sup>⑦</sup>、“朕昨传谕满福往额林哈毕尔噶一路巡查，著照成衮札布等所指台站往来搜缉，务将藏匿玛哈沁等尽行剿杀，以清道路。”<sup>⑧</sup>的回应。加之清军认为“厄鲁特朝降夕叛，众所深悉”<sup>⑨</sup>，所以对于藏匿山林的玛哈沁也不轻易放

①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四七，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丁亥，第 239 页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五〇，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辛未，第 283 页。

③ 见[清]魏源：《圣武记》卷四《外藩·乾隆荡平准部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 年，第 152 页。

④ [清]魏源：《圣武记》卷四《外藩·乾隆荡平准部记》，第 155 页。

⑤ [清]椿园：《西域记》卷一《南北两路纪略》，味经堂梓，嘉庆十九年刻本，第 5 叶。

⑥ [清]椿园：《西域记》卷一《南北两路纪略》，第 7 叶。其中“畔”当为“叛”字。

⑦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三二，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乙丑，第 704 页。

⑧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四五，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乙酉，第 932 页。

⑨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五〇，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丙申，第 1022 页。

过。如“雅尔哈善到军营时，即派遣三格等分路擒剿，其附近之玛哈沁等一并剿灭，毋留余孽。”<sup>①</sup>此举对玛哈沁构成了严重的威胁，据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：

臣等带兵接应明瑞，派副都统由屯、侍卫老格等分路剿杀玛哈沁。据由屯等报称，克噶特种地贼人闻我兵过巴罕纳喇特岭，即逃向哈什。八月初八日，追至图尔根河，遇贼力战，剿杀收楞额博索库勒等一百余人，收其妻子、器械。营长伊灵阿、索音达尔剿杀塔里雅图口贼百余人，察克玛河口贼四十余人。侍卫老格报称，于济尔哈朗河剿杀乌噜特七户四十余人，于博多美和罗剿杀克噶特一百五十余人，收其马驼牛只。又遣取明瑞信息之侍卫海林泰，于库哲图地方遇贼二十人，杀贼三人，夺马四十匹。臣等仍令海林泰带兵一百名，巡查乌纳哈特岭各台站。又明瑞等咨报，行至特克斯，因马匹疲乏暂驻，口粮已罄，搜取绰和尔所种地亩，剿杀玛哈沁三百余人，侍卫济塞布追获绰和尔五十余人，收其牛羊。<sup>②</sup>

据以上引文可知，清朝的剿灭政策对玛哈沁的打击相当严重。即便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，出痘身死，大功也将次告成，清军也没有放松追剿的力度，对于尚存的玛哈沁，依然实行剿灭政策，力行扫除<sup>③</sup>。

至乾隆二十三年，清朝对玛哈沁的政策开始有所转变，如《清史录》载：“富德等擒获厄鲁特巴图、巴布奇等户口，将巴图孟库、伯勒克留为向导，余俱解送巴里坤等语。昨谕将来降之厄鲁特等赏给产业，归入绿旗兵丁内差遣，特旨诚心降附者而言，其兵力擒拿者，不在此例，此次解送之厄鲁特家口，系拿获之玛哈沁，著照从前谕旨，送至肃州等处办理。”<sup>④</sup>据此，可知清朝对其中诚心归附的厄鲁特有意给予产业，且对拿获的玛哈沁，也不再予以剿杀，转而送往肃州办理。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全面实施，如同月，清朝认为在玛哈沁无几的情况下，还是“令豆斌带领，加意巡查，一遇贼人，即行剿杀，以清台路。”<sup>⑤</sup>八月，永贵奏“哈喇沙尔屯田处所及海都台站，间有被玛哈沁偷窃马匹者。朕以军台关系紧要，既有贼人乘间窃发，不可不剿除净尽。已降旨带领察哈尔兵之总管敏珠尔，乾清门侍卫栋保前往擒捕。计豆斌此时尚未抵军营，著仍就军台一带尽力剿洗，务绝根株，使台站肃清，方为妥协。”<sup>⑥</sup>十月，巴禄奏称“领兵分路搜剿玛哈沁等，至扎木巴拉布拉克之源，探有贼踪，署笔帖式四达色奋勇冲击，剿杀五十余人，计阵亡兵三名，得伤兵二名。又喀喇沁参领赛图于图尔根、察罕乌苏剿贼四十余人，计阵

①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四一，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丙子，第 841 页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四六，乾隆二十二年九月癸巳，第 943 页。

③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五八，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壬辰，第 70 页。

④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五九，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己酉，第 83 页。

⑤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五九，乾隆二十三年三月辛亥，第 85 页。

⑥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六九，乾隆二十三年八月甲戌，第 216—217 页。

亡官一员，兵六名，得伤兵十名。”<sup>①</sup>于此可见追剿之惨烈，也可将这几个月视为清朝剿灭政策的转折期。

至乾隆二十三十一月，虽仍有部分追剿行动，但对玛哈沁的政策已整体上转向“利用”、“招抚”和“安插”。即利用他们作为向导，继续追捕其他贼匪，如“收服厄鲁特根敦等男妇五十三名口，内根敦等四人，请留巴里坤作为向导。”<sup>②</sup>努三等奏称阿拉善佐领布岱招降玛哈沁云敦等十五人，酌留堪为向导者三人。”<sup>③</sup>其他如“收获之厄鲁特等，若屯田处不需用，即送京备赏。”<sup>④</sup>“布岱既招降玛哈沁等，著酌量奖赏。此等降人，尚未盗窃生事，著发往甘肃，分赏官兵。”<sup>⑤</sup>以上均见清朝对玛哈沁政策的变化。至乾隆二十五年，招抚安插的政策更为明显，如：

至办理玛哈沁，与前此情形不同，现在逃往哈萨克之厄鲁特等，多以困苦来投，或藏匿山谷，以丐余生，亦不必尽行剿杀，当酌量招抚。其台吉宰桑之可疑者，解送来京，余人分别安插，豫为晓示，则降者必多，否则伊等妄生疑惧，或以死守，或逃往他处，乘间滋扰台站，俱未可定。若有哈萨克锡喇等要犯，加意防护，勿致疎脱。<sup>⑥</sup>

清朝已完全认识到的玛哈沁问题的症结所在，不再一味剿杀，转而对其实行招抚政策，并进行必要的安插，只是要犯另当别论。正是由于这种政策的调整，当年便有厄鲁特玛哈沁前来投诚，阿桂将他们妥善安插<sup>⑦</sup>。清廷进而明确这一政策，如“今正值天寒雪盛，玛哈沁等无处栖身，必四散奔走，自应不时派兵搜捕，但搜捕亦岂能净尽，今伊犁现议编设佐领，管束厄鲁特等，仍应广为招抚，俾其来投，可以肃清地方，并省派兵搜捕之力。著传谕阿桂等，出示晓谕，此时玛哈沁等能悔罪来投，即行收养，若负固藏匿，则擒杀无赦，于各处要路张挂，悉使闻知，可酌量办理。”<sup>⑧</sup>即对这些招抚而来的玛哈沁，准备将其编设佐领，以期管束。清代文献对此有更加明确的记载，如“现在伊犁所有厄鲁特，及来年自阿克苏、肃州送到之厄鲁特等共百余名，将来藏匿哈萨克、布噜特人等闻安插之信，必陆续来投，请嗣后来投满百人，则编为一佐领，拣选佐领一员、骁骑校一员、领催四名管束。更换日期，将在京及察哈尔居住之厄鲁特侍卫等拣选派出，新旧参用，三年一换。兵丁著有劳绩者，给与钱粮，新经来投之人给口粮候补，跟役家口等酌给籽种牛羊。”<sup>⑨</sup>至后来，对于追随戕害德舒的色布腾部众，也免其正法，

①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七二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丙寅，第 273—274 页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五九，乾隆二十四年十月甲辰，第 712 页。

③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〇一，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戊辰，第 742 页。

④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五七五，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丙午，第 324 页。

⑤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〇一，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戊辰，第 742 页。

⑥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一一，乾隆二十五年四月辛卯条，第 865 页。

⑦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二五，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酉，第 1023 页。

⑧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二七，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申，第 1046 页。

⑨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二七，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申，第 1046—1047 页。

酌量归并安插<sup>①</sup>。且“将回人收养之厄鲁特官为买出，送伊犁安插。”<sup>②</sup>至此，清朝对待玛哈沁的态度已完全转变，并将他们视为清朝治下的民众，给以编设，如同内地的“编户齐民”。得益于这一政策的实施，此后玛哈沁在西域的抢劫活动便基本上停止。

## 四、结语

18世纪中叶活动于新疆的“玛哈沁”，其实为一群准噶尔的残余部众，他们往往藏匿山林，为生活所迫，不时外出抢劫台站和人员，清朝遂将这部分人称为“玛哈沁”，蒙古语意为“劫匪、强盗”等，后来该词成为准噶尔残余的代名词。其活动范围广泛，但主要集中在天山山脉地区。在众多玛哈沁事件中，以乾隆二十四年“色布腾戕害德舒案”最为瞩目。而清朝对“玛哈沁”的态度也先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，即从前期的“剿灭”政策逐渐转为后期的“招抚、安插”政策，正是由于这一政策调整，玛哈沁的抢劫活动迅速减少，并很快停止。“玛哈沁”作为乾隆年间新疆大地上出现的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，为稍后流放新疆的纪晓岚所采摘，并成为日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的奇闻轶事之一。

作者简介：王启明，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教授，主要从事明清新疆历史与文献研究。联系方式：xymy112@126.com

---

①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三七，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丁卯，第119—120页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六五八，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己巳，第363页。